

蓝盾文艺丛书

《悲怆》

de

最后一个乐章

李 迪著

法 律 出 版 社

7.5
9

《悲怆》的最后一个乐章

李 迪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法律出版社发行
天津市大港华康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小32开本 印张6 $\frac{1}{2}$ 110,000字

1987年2月第一版 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60000

书号：10004·021 定价：1.25元

且将尾声作序幕

“对陈浩的审讯，仍旧由你执行！直到……直到法院把他枪毙！”

张处长几乎是在叫喊着对我说。

他的声音是颤抖的、嘶哑的、疲倦的。

我理解他。

多少天来，他和我一样，在焦虑和郁闷中备受煎熬。

可是，他理解我吗？

他的话简直就象一把刀——

一把锋利的刀！

我真想大喊一声：

“你先把我的枪毙了吧！”

然而，我喊不出来。

我闭上了眼睛。

猫头鹰，你怎么啦？

我痛苦地摇摇头。

难道这就是孟娜案件的结局吗？

—

孟娜是被毒死的。

生命挣扎着离开了她那曾经充满了青春活力和女性魅力的肉体，使她的死呈现出无比痛苦的状态。

她脸朝下扑倒在床上，向上翻起来的乌黑的披肩发凌乱地遮住了整个头部；两手死死地抓住了蓝花格的床单，仿佛害怕被谁夺走；一条腿在米黄色的连衣裙下以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做出的姿势扭曲着，另一条腿则直挺挺地伸到了床沿下。

经法医检验，孟娜是氰化钾中毒，引起呼吸中枢麻痹而窒息死亡。死亡时间大约在两小时前。也就是说：孟娜死于早上八点至十点之间。

残留着氰化钾毒液的水杯，就放在床头柜上。

第一个发现死者的，是房管所的两名水暖工。

因为要对该所负责的住宅进行一次管道检修，以便入冬后保证水暖供应，头三天房管所就在各住宅的大门前贴了布告，通知各户九月十五日上午家里要留人。孟娜所住的玉渊潭十七号楼，当然也不例外。三天后，也就是说九月十五日上午八点钟，十七号楼的居民组长挨家敲门，提醒各家留人。当敲到孟娜住的305号房间时，还听到孟娜应了声。

这说明，孟娜八点钟还活着。

到了十点三十分，当两名水暖工来到305号时，发现房门是虚掩着的。他们叫了两声，里面没人应声。推门进去一看，两个平时比胆大比得互不服输的水暖工，立时被吓得差点得了神经病。

二十分钟后，接到报案的刑警队赶到现场。

侦察员们除发现了床头柜上留有毒液的水杯外，还用静电板在现场提取了几个种类不同的脚印。

刑警队长拧着眉头，前前后后地打量着现场，觉得孟娜很象是自杀身亡的。

可是，翻遍了整个房间，也没有找到遗书或其它可以证明死者是自杀的物证。

孟娜今年二十三岁，是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待分配的学生。因为她漂亮得惊人，被同学们称做“校花密斯娜”。象她这样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年轻姑娘自杀，不可能不留下遗书。

305号房门是虚掩着的，保险锁的舌头别在锁里面，如果这个门锁是保持了现场的原始状态，那么，可以推断，孟娜留门的用意是希望有人能发现她死在屋里了——这个独居室的房间只有她一个人住。

孟娜既然不想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，除去留门外，她也一定会留下遗书！

可事实却是：现场没有遗书！

难道是他杀吗？

当然，刑警队长首先想到了强奸杀人——这样漂亮的姑娘很容易遭到歹徒的袭击。不过这个设想很快就被排除了。因为现场检查没有发现死者生前被强暴凌辱的任何痕迹。

那么，处女膜呢？

处女膜……这个问题真令刑警队长啼笑皆非——法医证明，孟娜生前不但有过性行为，而且还打过胎！

可孟娜明明未婚呀！

刑警队长苦笑着摇摇头。

难道这就是现代青年吗？

刑事技术科很快送来了鉴定书：

一、现场提取的几种脚印中，除确认有事主孟娜本人和两个水暖工的脚印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留下的两个足迹，这两个足迹一个为后跟部位，前掌模糊；另一个前掌部位反映较好，后跟却很模糊。两个足迹均为右脚所遗留。其后跟部位为粗横条花纹，钉眼的分布特征和粗横条状缺损特征痕迹较好；其前掌部位为对称的块状花纹，在前尖内侧反映出缝绗线的针角特征。将这两个足迹合成一个完整的脚印，为42码的皮鞋所留。很大程度是一个男人的脚印；

二、经用铝粉显现，残留有氰化钾毒液的水杯上，除确认有事主孟娜本人所留的指纹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所留的完整清晰的右手中指指纹。此指纹属反箕型，其乳突花纹的特点有小眼、伤疤及三角形结构。

鉴定书似乎已经指出了一个人身份不明的人，与孟娜的死有关。

另外，根据孟娜本人的情况，不具备接触氰化钾的条件。

在氰化钾等类烈性毒物被严格控制管理的今天，孟娜能从哪里得到氰化钾自杀呢？

这一切，都意味着孟娜的死很能是他杀！

不管是自杀，还是他杀，刑警队的侦察员们决定首先从调查孟娜的社会关系入手，查清死因。

这是传统的破案方法，实属轻车熟路。

侦察员们很快了解到，孟娜是一个不便公开身份的负责进出口业务某部陆副部长的侄女。父母双双死于唐山地震，只留下她这个在北京读书的女儿。孟娜随母亲的姓。

孟娜曾经在陆副部长家里住过一段时间。那是一座数不清有几间房子的深宅大院。其中大部分房间几乎成了豪华家俱和各种进口家用电器的陈列室。后来，陆副部长的爱人韦君所在单位化工局，在玉渊潭盖了两幢宿舍楼，不等纪委书记

兼人事处长的韦君开口，化工局分房小组就分给她一套三居室的住宅。韦君得知后，既严肃又恰到好处地批评了分房小组的领导成员，让他们把这套住宅重新分给住房困难的干部或职工。韦君这种以实际行动抵制不正之风的举动，使分房小组的领导成员深受教育。不过，在受教育之余，几个领导成员又掰开揉碎地再三劝说，说韦君的工作太忙，夏天的中午也该有个离局机关较近的地方休息，这样比顶着太阳往家跑对工作更有利；还说韦君的儿子陆洁夫早已成家，女儿陆珊珊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大儿大女不应该老挤在父母身边，打扰父母的休息和工作，等等。总之，全是从工作出发。既然全是从工作出发的，韦君就说不过几位分房小组的领导成员，这才勉强同意要了这套独居室305号房间。

不过，韦君没让自己的女儿住进去，而是让孟娜住了进去。

用韦君在会上的话说，这是为了“不让自己的儿女有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殊待遇”。

想到孟娜虽然是韦君的亲戚，可毕竟是在地震中失去双亲的孤女，全局干部职工都认为韦君要下这套独居室给孟娜住，乃是仁义之举，无可厚非；同时对她主动退出那套三居室，不少人也感动得脸放红光，认为“党有了希望”。至于最

后得到了那套三居室的一个八口之家的小会计，更是感激涕零。

除去与陆副部长一家来往之外，在京再无亲属的孟娜的其它社会关系并不复杂。

结果，侦察员们在队长的带领下，很快就在这些并不复杂的社会关系里，通过排队摸底，查出了重大嫌疑分子——陈浩。

二

陈浩今年三十五岁，普通工人出身。小伙子一米八的大个，长得挺精神。他只读过初中。象同龄人几乎都经过的一样，当他正想考高中的时候，伟大的风暴来了，“北京之大，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”。他考高中的梦破碎了。后来，就是“毛主席挥手我前进，上山下乡志不移”。他离开北京，到了云南农场种植橡胶。他走过不少路，吃过不少苦，本来以为回不了北京了，可是老天有眼，让他碰上了“落实知青政策”。他咬咬牙，解开包袱，摸出几年来的血汗积蓄，买通了把守关口的各位大仙，终于弄到了一张表格，以“独子不下乡”的正当理由，重返北京，当上了工人。后来他依靠自己的发愤自学，从一名普通工人，奋斗到在水力电力研究所通过了助

理工程师的考核。

来之不易啊，这个“助理工程师”的头衔！

可不幸的是，侦察员们却从以下几个方面，判断他就是毒杀了孟娜的凶手：

一、有前科。陈浩曾于三年前，因参与传播、复制淫秽录相被公安局拘留十天。另外，水力电力研究所政治处还反映，在陈浩当工人期间，就爱打架，有一次还要动刀子扎保卫干部，差点被公安局逮走；

二、据水力电力研究所政治处反映，陈浩道德品质败坏。他不但参与过传播、复制淫秽录相，而且与孟娜有男女关系问题。除此之外，还和不明身份的外国女人有关系。具体证据是，今年三月，孟娜弄虚作假，冒充有夫之妻到医院打胎。后来事情被医院发现后，孟娜才说出孩子是陈浩的。经追问，陈浩承认，与孟娜谈恋爱期间发生了性关系，致使孟娜怀孕。为此，陈浩受到政治处的严肃批评，记过一次，并要他在所里进行公开检查。检查后，陈浩被下放到研究所的一个附属工厂里参加劳动。至于“助理工程师”的职称和相应的工作，要看他的劳动表现好坏，才能最后决定是否授予和使用；关于和不明身份的外国女人有关系，有人证实他在今年三月初，曾和两个外国女人下饭馆，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外国女人给他们拍照；

三、又据水力电力研究所政治处反映，陈浩在劳动期间，不但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“作风问题”，反而于今年八月，向组织提出要领结婚证结婚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女方不是孟娜，竟是陆副部长的女儿陆珊珊。陈浩是喜新厌旧呢，还是想借高干子女的势力向上爬呢？政治处通过分析认为，陈浩之所以跟孟娜“谈恋爱”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孟娜认识陆珊珊，最后达到占有陆珊珊，借陆珊珊向上爬，从底层爬到上层，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。由此可见，陈浩是个生活上腐败堕落，政治上投机钻营的有野心的家伙。假如孟娜对陈浩纠缠不放，使陈浩不能达到与陆珊珊结婚的目的，陈浩就可能害死孟娜。这就是他的作案动机；

四、陈浩下放到水力电力研究所的附属工厂劳动期间，有机会接触到氰化钾，并且，在陈浩参与清理工厂库存物品的时候，仓库里曾丢失过氰化钾，一直也没有查到下落。这说明陈浩有毒物来源；

五、案发前，陈浩情绪不稳定。据水力电力研究所政治处反映，工厂里有人说“陈浩这几天好象有什么心事。”还有人说“陈浩这几天脾气不好，就象谁欠了他几百块钱似的，动不动就想跟人顶嘴。”案发当天，也就是九月十五日上

午，八点到十点三十分，陈浩没有在班上。直到十点四十分，才匆匆赶回。据本人说是去合同医院看牙。经查，看牙病用不了两个多小时，从而认定陈浩有作案时间；

六、把密取到的陈浩的指纹及鞋样，与现场所留的指纹及足迹进行比对，证实现场提取的指纹及足迹，均为陈浩所留。

为此，刑侦处以杀人嫌疑罪提请拘留陈浩，进行审查。

拘留陈浩的请示，立即得到了批准。

为不扩大影响，在水力电力研究所政治处的配合下，执行人员原准备以了解情况为借口，先将陈浩带到局里再说。不料，陈浩当场就翻了脸。执行人员立刻向他出示了拘留通知书，而陈浩不但拒绝在拘留通知书上签字，还污蔑公安局“专门冤枉好人”。

执行人员一气之下，给了陈浩一电棍，把他打倒在地，然后掏出锃亮的手铐，把陈浩反铐起来，连推带搽，塞进警车，一路拉着警笛带回局里，没有卸铐子就关进了拘留号。

三

审讯陈浩的任务，落到了我的头上。尽管我

正要准备去北戴河休假。

一大早，张处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请我坐下，又亲自倒了一杯水给我：

“梁子，陈浩的案卷你看过了吧？怎么样，有没有把握尽快拿下？”

我没有言语。

做为一个预审员，我理解“尽快拿下”的含义。可是，审讯进度的快慢和审讯的成败，还取决于我占有材料数量的多少。坦白地说，我反复看过陈浩的案卷后，觉得自己还应该掌握和获取更多的和必要的材料，并以此作为制定审讯方案的依据。

我没有看张处长，垂下眼皮在心里盘算着，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落实的几个问题有：陈浩走向犯罪的原因；认定他投毒杀人的证据的确实程度；侦破过程中的详细情节以及各种证人证词是否绝对可靠……

可这都需要时间啊！

看我不言语，张处长又说：

“梁子，你是以成功地审理了‘傍晚敲门的女人’一案而闻名全局的！那起发生在丁字街的凶杀案，你办得很出色！沈局长特别在全局处以上干部会上表扬了你。提升你为二科科长的报告我已经写好……”

我立刻打断张处长的话：

“请您别再提丁字街了！事情过去了，我就不愿意再提起。况且……况且我一想到欧阳云的自杀，一想到丁力被绑押刑场前讲的那几句话，一想到电器公司给王少怀开追悼会时，党委书记评价王少怀的死是‘党的损失’……我心里就不是滋味！”

听我这样说，张处长也不由得点点头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

“梁子，我理解你。可你也不能太感情用事。我提起丁字街，意思是说，那么复杂的案子你都办得很出色，得到全局上下的一致好评。对孟娜案件，尽管陈浩表现得很顽固，但案情却是很清楚的——喜新厌旧，投毒灭口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他不认账也能定案！我希望你能尽快拿下，这不仅仅是为了贯彻上级从重从快、严厉打击的部署，而且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张处长止住了话头，瞅了我一眼。

我立刻感到他的眼神不可捉摸。

我屏住呼吸，等待他交底。

张处长压低了声音：

“你知道咱们沈局长跟陆副部长是什么关系吗？当年沈局长还趴在战壕里吹冲锋号的时候，陆副部长就是他的指导员啦！这么多年来，虽说

一个搞外贸，一个搞公安，可他们从没断过来往，交情深得就别提啦！你想想，现在陆副部长的侄女被人害死了，沈局长能坐得住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明白了。

“我再向你交个底吧，让你预审陈浩，是沈局长亲自点的将啊！所以我不得不让你推迟休假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张处长闭住了嘴，一双眼睛紧盯着我，等待着我的答复。

我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：

“不，张处长，我不认为陈浩的案子是很清楚的。相反，通过阅卷，我感到现在就拘留他，还为时过早。”

张处长不由得愣了一下。

愣什么呢？张处长，你不也是从一个预审员起步的吗？

何况，陈浩还差点当了陆副部长的女婿，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。就算速战速决，枪毙了陈浩，陆副部长的尊严就保住了吗？陆副部长的仇就报了么？陆副部长的脸上就有光彩了吗？

张处长，不知你对此又做何感想呢？

张处长好象并没有更多的感想。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紧盯着我，等待着我最最后的答复。

我说：

“欲速不达。张处长，这不是您一贯教导我们的吗？”

四

我知道张处长对我的回答不会满意。

可他哪里知道，为了预审前的调查，我昨天晚上就在陈浩家里呆到了大半夜——这正是为加快预审速度而不可缺少的前奏啊！

好了，张处长。任务既然交给了我，就给我一点自主权吧。因为我不是一架机器呀！

走出处长办公室，迎面碰上了书记员小凤。

小凤真是个聪明绝顶的姑娘。她只看了我一眼，就知道了张处长找我谈话的内容。她轻声地问：

“梁预审，今天上午就提审陈浩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处头儿没催你？”她又问。

我笑了笑，算是答复。接着，转个话题问小凤：

“你去过拘留所了吗？陈浩怎么样？”

小凤说：“去过了。刘所长说，根据你的意见，早已给陈浩卸下了手铐。可从昨天上午入号以后，陈浩就一直不吃不喝。同号的人犯反映，

他一天到晚就是把头扎在胳膊窝里，一声不吭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这跟我想的差不多。昨天晚上，我已经去过了陈浩家，想通过家长摸一摸陈浩的身世、家庭状况、性格特点、犯罪前的表现，以及家庭和个人有过什么不幸遭遇，还想了解一下陈浩本人的突出弱点、走向犯罪的原因及犯罪的历史等一系列问题。只有把这些问题吃透了，对陈浩开展政策攻心，才能有针对性。我们之间即将开始的对话才不会出现僵局。可是，陈浩的妈妈就是哭，就是念叨一句话，其它什么话也说不成句……”

小凤问：“念叨一句什么话？”

“就说陈浩‘对错了门户’、‘对错了门户’，总念叨这一句。”

小凤的目光离开我的脸，转向窗外：

“也许，她说得对。”

我们沉默了一阵。

当然还是我先打破这沉默：

“昨天晚上我能有一些收获，还是几个邻居七嘴八舌、唠唠叨叨地对我讲的。陈浩的父亲是个老铁路工人，扳了一辈子道岔儿，苦了一辈子，也穷了一辈子。三年前，因为陈浩参与复制、传播淫秽录相被拘留的事，吓得害了一场病，住进医院就再没出来。临死前，什么也没说，就是一